

上海辞书出版社

WUBAIZHONGWUXIAIXIAOSHUOBOLAN

# 五百种武侠小说博览

张兵 主编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 五百种武侠小说博览

张兵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百种武侠小说博览/张兵主编.—上海:上海  
辞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326-4101-7

I. ①五… II. ①张… III. ①侠义小说-小说评论-  
中国 IV. ①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2077 号

### 五百种武侠小说博览

张 兵 主编

责任编辑/刘小明 装帧设计/汪 溪

技术编辑/顾 晴 校 对/郑浩珺 路永敏 左钟亮 蔡亚宜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39.375 字数 177 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101-7/I·213

定价:19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6700301

顾问:查良镛  
主编:张兵  
副主编:李桂奎  
撰稿人(以撰稿篇数多少排序):

章培恒

|     |     |     |     |
|-----|-----|-----|-----|
| 张兵  | 谷明明 | 康建强 | 袁惠苹 |
| 李桂奎 | 夏玉兰 | 杨彬  | 杜竹敏 |
| 李德强 | 聂付生 | 刘正平 | 李为小 |
| 杜晓婷 | 孙超  | 葛慧敏 | 黄文灿 |
| 李晓明 | 刘铭  | 罗立群 | 张薇  |
| 丁敏  | 宁莉  | 吕佳  | 武皖卿 |
| 苏永延 | 衣帆  | 王娟娟 | 张楚舒 |
| 冯雅男 | 张蕊青 | 左云云 | 董国炎 |
| 张文婷 | 梁越月 | 刘怀香 | 鲁胜男 |
| 吕丽  | 桑桑  | 刘洪强 | 刘馨嵘 |
| 李倩  | 唐嘉临 | 朱静  | 陈可风 |
| 项冲  | 王娜娜 | 周刚  | 田宇  |
| 黄灵敏 | 刘恋  | 杨文松 | 王冀骁 |
| 王涛  | 彭良琨 | 蒋刚  | 陈瑶  |
| 胡芳菲 | 芮青  | 李芳芳 | 邵彪  |
| 张玲玲 | 胡雅君 | 梅文宇 | 张洪海 |
| 严予  |     |     |     |

# 凡 例

一、武侠小说,人称“成人的童话”,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大众化的文学形式,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多以侠客义士为主人公,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本辞典精选海内外作家的古今武侠小说代表作品 500 种,以窥其一斑。

二、本辞典所选小说的范围,乃从武侠小说的发端至本世纪初,涵括了我国武侠小说发展的全部历史,在选目上力求淹博全面而有代表性,一些风格特异而又有影响的作品,酌量辑入,以助广泛反映中国武侠小说之概貌。

三、本辞典大致按照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时间顺序编排。同时期的作品按作者出生年月先后编排。同一作家大体上按所收小说的初始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四、本辞典所收小说,由作品名、版本介绍、内容提要三部分组成。

五、作品名一般以小说发表时的名称为准,易考订的则参以目前社会的通行本而定。凡一书多名者,则在版本介绍中予以说明。

六、版本介绍大体按小说的时代、作者、出版情况依次列出;在介绍出版情况时,注明主要版本、刊刻年代、书坊名称以及出版社等。最后交代内容提要撰写所依据的版本。个别不甚清楚的,则只说明所据文本的来源。对个别异疑问题,也予说明,但不作考证。原书若无题署,则题“佚名”。

七、小说内容提要的撰写力求简洁、完整。凡中、长篇作品在介绍故事概要时突出重要人物和基本的故事情节,减少主观性和随意性,力求契合作品母本。

八、本辞典涉及古代部分的历史纪元,一般用旧纪年,在括号内夹注公元纪年。括注的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并省略“年”字。

九、本辞典附录有作家小传,作家小传大体按照其出生年月顺序编排,以与正文篇目对应。个别难以考定出生年月的,则移后。另附有篇目音序索引等,以备查阅。

# 让我们走进武侠小说世界

(代前言)

张 兵

## 一、武侠小说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正当我坐在荧屏前,准备撰写这篇“前言”时,脑海中忽然跳出了前几天在某著名网站上读到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从一个女孩的角度来看武侠小说》。请允许我先将它移录于此: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说迷,言情的,武侠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喜欢看。可以厚着脸皮说一句博览群书了吧。我看过所有的琼瑶小说,金庸的小说,古龙的小说,大部分梁羽生的小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小说。反正只要是好看的书都喜欢看。我看书全凭感觉,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不会谈一些诸如思想深度,反映了什么问题之类的东西,我只就自己的感觉谈一点随想,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我最喜欢的小小说:《天龙八部》、《神雕侠侣》(我喜欢《天龙八部》是因为它人物众多,看起来很过瘾。而《神雕侠侣》则是我在小学三年级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当时非常非常喜欢杨过,觉得自己有点像郭襄)。

最漂亮的女人:林仙儿(不知阿飞大哥有什么感想)

最漂亮的女孩:小龙女(真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只可惜该死的尹志平)

最潇洒的男人:楚留香(因为他的手从不沾鲜血)

最喜欢的女孩:翁美玲演的黄蓉

不喜欢的男人:张无忌(没性格)

最讨厌的女孩:阿紫(刁蛮任性,心狠手辣,即使她后来的对萧峰的深情也不能减少我对她的厌恶,而且她的做法也太恐怖了,真是邪门。)

男孩子大都喜欢韦小宝,有不少是因为羡慕他在丽香院的艳遇

吧？我不喜欢他，假如他是我弟弟那没办法。

我喜欢在《天龙八部》里讲各位女孩的一段：

如果是王语嫣知道自己喜欢的人移情别恋，一定会凄绝欲死；木婉清则会一箭向段誉射去，阿紫会想办法先把那个女……

我想如果是我，我可能像钟灵多点吧。

不少人很喜欢令狐冲，可我怎么也不喜欢他，我总觉得他始终是喜欢小师妹岳灵珊的，他后来和任盈盈的结合有点勉强。

袁承志到底是不是真的爱青青？我总觉疑问。也许因为他对青青太宠了，简直有点百依百顺，好像一个大哥哥对待一个任性的小妹妹。我觉得他对九公主的感情仿佛更……

如果把小说里的女孩都搬到现代，则：

美容院老板娘：阿朱，苏蓉蓉

大厨师：黄蓉（方太肯定要失业了）

女企业家：赵敏（端的有大将风度）

园艺家：程灵素（竟然想到以酒种花，佩服！佩服！）

我的理想家庭：

爸爸：郭靖

妈妈：黄蓉（会做菜嘛）

哥哥：袁承志

弟弟：张无忌（虽不喜欢他，做弟弟还是不错的）

姐姐：阿碧

妹妹：郭襄，钟灵

爷爷：洪七公

外公：黄药师

我喜欢我的男朋友是：杨过

如果我有情人，我希望他像楚留香。（风流倜傥，温柔多情，只可惜太多了一点，自问没法子捉住他的心）

好了，先写这么多吧！东拉西扯一番，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除了删去了几个无关紧要的文字外，笔者在这里是全部照录，这主要是为了求“真”。

从此文的内容来看，作者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可能她还在学校读书，或者是刚脱去学生装的社会新成员，甚或她还可能是一个稚气未脱、天真可

爱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她正当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对未来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阳光丽景中。其文之所以值得注意,首先是因为它的朴实无华和任情率真,对内心的好恶,一点也没有掩饰,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着真挚的感情。其次是她的看书很专,把自己全融进武侠小说中去了,不知不觉间和作品中的人物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感情上的亲近还导致她把自己比作小说中的某一具体人物,和他(她)们同甘苦、共命运,分享人世的悲欢离合。再次是她的现代感,不愧是生活在今日大都市中的“新新人类”,竟然还将各种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汇总起来,组合成“我的理想家庭”,直至把他们和美容院老板娘、大厨师、女企业家和园艺家等各类社会人物挂起钩来,建造了一个武侠王国。在这个武侠王国中,作者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幻想着有一个武侠英雄来做她的男友或是最亲密的异性朋友。

作为网友,笔者非常理解她。因为理想和追求,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权利,也是他们生命活力的表现。虽然我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但也有青春年华勃然焕发的过去。在那个充满着幻想和憧憬的年代,也曾不止一次地做过各种各样的美梦。笔者在此引用这位女孩的网络文章,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欲去追回那些早已逝去的岁月。我只是想举例说明:在今天,武侠小说已成为人们生命中的重要血脉,并且还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生着各种紧密联系。

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有句名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种成年人的童话,今天却重新回到了文坛,并且占据着文学殿堂的一席之地。一度遭人唾骂的“弃妇”,也浓妆艳抹地来到了人前。人们无法否认这一事实:武侠小说是盛开在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欢迎和珍爱。我们暂且撇开历史上兴起的几次武侠小说的创作高潮不说,就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港、台地区涌来的这一次武侠小说的创作热潮来说吧,它早已把成千上万中国(包括所有华语区)人的心激荡得异常亢奋,上自达官显宦,下迄平民百姓,贩夫走卒,谁没有阅读过武侠小说或是欣赏过根据文学母本改编的武侠电影和电视剧?上世纪末,有几家比较权威的研究机构和读书类杂志,在评选世纪百部文学经典时,也把新派武侠小说的名著列于前十名之列。在作家的排行榜中,金庸、古龙和梁羽生都跻身于前二十名以内,有人甚至还提议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授予武侠小说的杰出创作者。这些当然都是见仁见智的事,可以不必太认真。然而,如下发生的历史事实却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淡

忘的：海峡两岸的最高领导人都爱读武侠小说，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亲自接见创作优秀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金庸，给予他崇高的荣誉。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它至少说明：武侠小说在中国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其覆盖面之广，影响之深远，是其他小说望尘莫及的。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壮观和美丽的景象，引来了广大读者的“竞折腰”。“武侠迷”遍布天下。不管是谁，也不论在何处、何时，人们相互间认识与否，只要一提武侠小说，大家就会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用句时髦的流行话来说吧，可以达到感情的默契和心灵上的“零距离”。这一情形，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诚如一位武侠小说研究者所言：

人们再也不能对这种拥有各个阶层的广大读者、完全是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不屑一顾了。它具有一种奇异的艺术魅力——甚至可以说魔力，使读者如醉如痴，如梦如幻，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称赞它感染力强也好，诋毁它消磨人的意志也罢，无论如何，悉听君便！但你却不能不正视它的存在，它顽强地存在和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作品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欣赏者更是难以数计。毫无疑问，它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这是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望其项背的：上至学者的案头、名人的办公桌；下至莘莘学子的床头，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武侠小说。人们见仁见智，各取所需；或者被其迷离的情节所吸引，为追溯侠客最终的行踪而欲罢不能；或者为其童话般的想象力所征服，从中寻求成年人的童心；或者为其中蕴涵的文化意蕴叹为观止，借以增强自己对中华民族思想中包含的儒、释、道的理解。青年人从侠客的成长与经历中体验设计自我努力的方向；老年人在刀光剑影中回忆当年过五关斩六将的英姿。政治家在江湖有你无我的血腥争斗中借鉴权力斗争的经验；芸芸众生在以杀止杀、尽杀不平方太平的吼声中实现自己的白日梦，……显而易见，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种类，武侠小说中的佼佼者已经超出了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意义，从更广阔的审美视角上，从文化与思想的积淀与消长上体现了自然、人生、社会的辩证与统一，获得了形而上的意义。这正是古今中外所有优秀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sup>①</sup>

<sup>①</sup> 见宁宗一主编《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之“前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我之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在此摘引这大段美文奉献于广大读者，是因为我认为它说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心声。其中所说的武侠小说的“魔力”和“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武侠小说”的断语以及它“作为雅俗共赏的文学种类”，“已经超出了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意义”等等的睿智见解，都恰当地反映了武侠小说广受读者喜爱的真实情景和它的真正意义。它和前面笔者移录的一个武侠爱好者的文章两相映照，真是相得益彰。这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是全世界范围所有的中国（包括华裔）人的骄傲。

## 二、武侠小说属于“亚文化”范畴

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中，中国的武侠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犹如万里长城、敦煌壁画、龙门石窟、五台禅寺、苏州园林……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历经岁月的冲刷，至今依然焕发着绚丽的色彩。

然而，对武侠小说这一艺术明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囿于各种原因，在一段时期内，武侠小说被视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sup>①</sup>，“使本来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无知了，更宴安于意外的收获了”<sup>②</sup>。他们片面扩大武侠小说对青少年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从而把它打入冷宫，不让它在社会上流播，更不用说鼓励作家进行创作和出版了。这类“左”的观念在部分人中间也根深蒂固。直至今天，还仍然有人在暗中维护着对武侠小说的片面看法和不公正待遇。尽管他们有时也在悄悄地阅读武侠小说，甚至还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作品中的迷人故事和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但就是不愿意正视武侠小说的热潮在神州大地一浪高过一浪的事实，并肯定它的文学史意义及其文化价值。遗憾的是，作为极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武侠小说，在许多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心目中，还似乎是身处“妾身未分明”的地位。他们对只身闯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人，抱着一种静默观察的冷漠态度，有的甚至冷嘲热讽，极尽揶揄之能事。《武侠小说研究》之类的讲程，只在少数高校的课堂上讲授，而跻身其列的著名学者更是寥若晨星。这和“武侠小说热”的兴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着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不禁要追问：“武侠小说为什么如此难

<sup>①</sup> 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1933年2月第13卷第3号。此转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sup>②</sup> 郑振铎《论武侠小说》，见《郑振铎全集》第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

登文学殿堂?”总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武侠小说?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武侠小说的基本文化特征说起。

按照文化学的基本观点,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一种深深地沉积在世间的精灵,也即“人”中的类本质,它作为时代风貌的镜像,反映着时代思潮变迁的最本质的存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倘以其结构来说,则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体系。武侠小说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无疑居于精神文化之列。所谓“精神文化”,是人类的文化形态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对象化,它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心理上。这种社会和文化心理,是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之一。它指的是浮现在社会文化表面的某种意向、时尚或趣味,包含在经济、政治、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的观念因素以及由“原始——古代积淀层”(或曰“文化基因”)所制约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尺度。它往往带有明显的文化本能性。<sup>①</sup>

中国古代的文学,向有雅、俗之分。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和戏曲、民谣、弹词、俗曲等一样,乃归入俗文学。胡适的《白话小说史》和郑振铎的《俗文学史》等著作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武侠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同样属于俗文学的阵营。这种俗文学有什么特点呢?它和雅文学又是什么关系呢?

关于文化品格,现代学术界较为流行“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说法。对此,有的教科书这样解释:“主流文化又叫经典文化。它是特定历史时期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观念、道德伦理、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的总和。”<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sup>③</sup>。当然,这种主流文化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而更替,但不管任何一个时代,它都是为全社会所普遍认可

① 以上看法,参见杨启光编著《文化哲学导论》一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笔者在此和下文有关“亚文化”以及下节“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关系的相关论述,其基本观点均引用了《文化哲学导论》一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的。具体来说,主流文化主要表现在其被全民所认同的统治阶级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观念、道德伦理规范、审美情趣和宗教信仰等四个方面,而在这四者之间,政治和经济的观念是它的核心。

什么是“亚文化”呢?他们认为:“所谓亚文化,是指在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具有与主流文化相区别之独特性的,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与主流文化相背离倾向的文化形态。”这种亚文化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以“中华文化”为例,至少可以分为如下五类:(一)以地域性为特征的亚文化;(二)以民族或部落为特征的亚文化;(三)以学派为特征和以宗教为特征的亚文化;(四)以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为特征的亚文化;(五)以“代沟”为特征的亚文化。

如果用流行的文化学观点来看中国武侠小说,则它的基本特质乃属于完全的“亚文化”范畴。因此我们把武侠小说归入“亚文化”之列,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俗文化”阵营,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

武侠小说的创作者们也正是如此认识的。例如,张恨水在《论武侠小说》一文中说:“中国下层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第二是神怪小说,第三是历史小说。”他把武侠小说列为在中国下层社会中的平民大众“能感到兴趣的”小说中的首位,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同一篇论文中,张恨水还阐明了“为什么下层阶级会给武侠小说所抓住了”的原因,乃是“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人物,来解除胸中的苦闷”所致。正是他们意识到武侠小说的这种文化特性,所以在创作的小说中会有“赛过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其时,张恨水并非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作家,对武侠小说文化特质的认识,也仅仅是停留在浅层面上,甚至认为部分武侠小说“对于观众是有害的”<sup>①</sup>,然而他能有上述认识,是很难能可贵的。相比之下,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的看法更值得注意。他在为曹正文撰写的专著《古龙小说艺术谈》所作的序言《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中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既然如此,凡是人民群众所需要和喜欢的东西,就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他在认真分析武侠小说受到压制的历史原因时,逐条驳斥了各种错误的看法后,向世人大声疾呼:“今天仍认为武侠小说是文学界的低人一等的品种,不值得加以专门研究,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sup>②</sup>正

① 以上均引自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张恨水全集》第6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② 曹正文《古龙小说艺术谈》,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代序第1页。

是这些著名专家和社会贤达以及各类武侠小说评论者的有识之见,从根本上廓清了人们对武侠小说的某些错误认识,提高了它的文学地位,有力地推动着武侠小说热潮的奔涌,其功莫大焉。

### 三、侠文化的基本特征

这里着重谈一下中国武侠小说的基本文化特征,或者说是“文化精神”的问题。不过,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还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应当承认,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我们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把它说清楚。然而,以下三种关系却在两者间具有普遍的意义,并基本上获得了学者们的共识。这三种关系为:

一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协调并存、相互补充。

二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势不两立、激烈冲突。

三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这三种关系分别说明了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同、异和相互融通的问题,很能给人以思想启迪。联系中国武侠小说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也同样鲜明地呈现出这种特色。

中国武侠小说的思想意蕴,在其文化精神中有着突出的表现。现代武侠小说研究者一般认为:“所谓‘文化精神’,指的是一个民族由其自身文化所决定的精神气质。”<sup>①</sup>毫无疑问,这种精神气质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形成的。它以儒家学说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两家以及人类其他一切先进的思想成分而形成的有别于西方思想的文化精神。武侠小说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换言之,武侠小说的文化精神,源自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由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各种文化精神的因子所组成的。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一样,武侠小说的文化精神也呈现十分复杂的样相。然而,和“主流文化”相比,它还具有若干新的特色。其中的侠义精神,就是最基本的文化特征。

武侠小说研究者在谈到武侠小说的侠义精神时,一般用“侠文化”一词来概括。其首倡者是上海的武侠小说研究名家曹正文先生。他在其武侠

<sup>①</sup> 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小说研究的成名之作《中国侠文化史》中说：“侠文化，就是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歌颂侠义精神为主旨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传记、诗歌、戏剧、小说和论述武侠的评论小品，其中以小说为主体，于是诞生了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文学品种：武侠小说。”曹先生在这里不仅提出了“侠文化”的概念，准确地指出了它的基本内涵是“歌颂侠义精神”，而且还点明其以“文学作品”，尤其是武侠小说为主要载体的特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sup>①</sup>

对于曹正文先生的这种独创性贡献，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武侠小说评论家章培恒先生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章培恒先生在《序》中赞扬了曹君的《中国侠文化史》乃“第一次把‘侠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发展历史”和“把侠文化作为平民意识的体现”之可贵的努力。他针对当时武侠的研究状况，有感而发地说：“就事论事地研究武侠小说是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而必须跟整个文化土壤联系起来。但这并非一蹴可就。因此首先应把武侠小说跟中国历史上关于‘侠’的种种文化现象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曹正文先生首倡‘侠文化’这一概念（我在本文中使用时，实近于鹦鹉学舌），恐怕正是充分体认到了这种整体性；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就有助于武侠小说研究向纵深发展。”上面引文的括号中的话，自然是章培恒先生的谦辞，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的大家风范。此书出版至今已近二十年，实事求是地说，这期间，由于全国出版、影视、演艺、各界人士的推波助澜，武侠小说的研究条件和氛围等比以前大有好转，但章培恒先生所期待的“武侠小说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局面，依然没有出现。尽管研究情况有所好转，但学界热闹了一阵，近来又沉寂下来了。这也许倒不是一件坏事，可以促使人们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股“武侠小说热”进行比较深入的回顾和更好的反思。笔者相信，真正的石破天惊之力作必将在回顾和反思的沉淀后诞生。

让我们还是回到“侠文化”的正题上来说吧。要真正认清侠文化体现的思想和精神，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来还得从索解其最初的文字意义开始。据东汉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说：

侠，俌也；从人，夹声。俌，侠也；从人，𠂔声。

𠂔，极司言也，从𠂔，从由。或曰𠂔，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𠂔。

①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

关于这段文字,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注曰:“粤与俚音义相同。……今人谓轻生为粤命,即此粤字”。<sup>①</sup>仔细研读他们的文字,“侠”的本义似乎是指那些“轻生”和“轻财”的人。这里的“轻财”两字很容易理解,是指那些视钱财如粪土的人士,他们身上有着儒家所倡导的“君子”风度。而“轻生”两字,照今天的一般人理解,似乎是指那些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这当然不值得提倡。但如果是为了他人,或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则更是一种美德。这里的“轻财”和“轻生”,其本意看来更多的是指后者。这种“轻财”和“轻生”,只是人们的一种品德,并不能说明人的出身,更无法证明他的社会属性。刘若愚先生说得好:“我认为游侠为人大多是气质问题,而不是社会出身使然,游侠是一种习性,不是一种职业。”<sup>②</sup>崔奉源先生也认为:“侠的主要成分是气质与果敢的行动,并不是出于某一特殊阶层。”<sup>③</sup>我们在前文所说,武侠小说属于“亚文化”,其中“亚文化”的第四类是“以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特征”的文化。诚如刘、崔两位先生所言,“侠”在社会属性上并不归于某一特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但他们确是属于“亚文化”的一种。相比之下,前文所说的其他几类“亚文化”更和武侠小说沾不上边,唯有这第四类,基本上还能“对号对座”,但它又不很贴切。这也说明了武侠小说的基本文化精神研究的复杂,仅此一例,也可看出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困难!

在中国历史上,对“侠文化”的基本特征作出一锤定音式的评价者是大名鼎鼎的司马迁,其划时代的巨著《史记》彪炳千秋,是和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抱负和首创纪传体历史著作的非凡贡献所分不开的。他撰写《游侠列传》,第一次为历史上那些遭人诟责的“侠”士们树碑立传,使他们留名千古,永垂青史:“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sup>④</sup>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他们的赞美。虽然司马迁对这些游侠们的赞美,主要还是着眼于人的美好品德方面,但又有谁能说在这些美好的品德背后,不包孕着游侠们高尚的思想和精神呢?以“不爱其躯”而言,如果没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又怎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人都是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会受到各种思想因素的

①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臧克和等校订《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26页。

② [美]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饶译《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

③ 崔奉源《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38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3页。

影响,要他人轻易地牺牲个人的生命,倘若不是出于对某种美好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是很难做到的。再以“不矜其能”来说,也非易事。为他人甘愿献身一切,在今天的社会中也并不是人人都能轻易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而近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却已在热情地倡导着这种高尚的精神。总之,我们从司马迁为游侠所写的传记中,可窥探到古代中国之侠的基本特征是:疏财仗义、助人为乐、一诺千金、不图报答、忠于知己、爱惜名节、舍身求义、视死如归,等等。这对人们认识“侠文化”的真正涵义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

曹正文先生有句名言:“侠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平民意识。”<sup>①</sup>无愧识者之见。“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文化,之所以有别于统治阶级的文化,其根本的一点在于列宁所说的两者具有“相对抗”的一面;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也有“势不两立、激烈对抗”的一面。这种互相对立和激烈的冲突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例如,武侠小说《水浒传》的诞生,它的官逼民反的主题,点燃了多少中国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熊熊烈火,即使是宋江们最后走上了招安之路,但统治者们仍然容不得它在世间的存在,一次又一次地下达禁书令,使它只能长期在地火中运行,催生着一茬又一茬的民众走上“梁山”,揭起反抗的大旗。他们挥舞着刀剑,冲上战场,和封建专制的维护者们杀个昏天黑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严酷的阶级斗争,才使侠文化作品能够广为流传,植根于广大民众的广袤土壤里。通过阅读,人们崇拜小说中那些敢于反抗“天子”的平民英雄,把他们视作能扭转乾坤,主宰世界的人物,为民众带来幸福和安宁的生活,因此和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精神上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偶像。

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学家的文学,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sup>②</sup>充满平民意识的武侠小说,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那种“不肖古人”、“能代表当世”的文学之一种,也创造了“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值得永远珍视。

①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目录”第1页。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3页。文中的着重号系原书所有。